

居有屋，曾是我家几代人的奢望和梦想。

去年兄弟姐妹从四面八方赶来为我过生日,他们感叹我的房子之大、之漂亮,几乎不约而同地说了相同的话:妈若活到今天该有多好!

房子,这是母亲一生的期盼、无法瞑目的情结,做儿子的没能满足她的心愿,我什么时候想起来,心都隐隐作痛。

我上中学前,家里曾经拥有过一间半房,虽然拥挤不堪,毕竟可以遮风避雨,不至受冻饿之苦。后来为了供我们兄弟几人读书,妈妈忍痛把房子卖了,从此居无定所,直到母亲离世,也没住上属于自己的、稍稍像样的房子。

那时节,我已经参加工作很久了,我一直盼望能有一间(不敢奢望一套)住室,可比我早工作的人还没分到住房,怎么会轮到我?

刚结婚时,在山区敦化县当中学教员,见我一直与妻子分居,居无所,一个亲戚问我,有一间木结构的“五凤楼”,想不想住?

“五凤楼”,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我去看了,从外表看,雕梁画栋,相当不俗,我很疑惑,何以久无人住呢?他们解释说,这是木头房子,过去是为避暑而建,时间太久了,四面透风,又无采暖设备,寒冷季节和冰窖差不多,根本无法住,夏天还是可以将就的。我几乎欢呼雀跃地答应了,为自己的幸运而暗自欢喜。当我找木工把木阁楼修葺一新,准备乔迁时,一个朋友启发性地问我,在房源奇缺的年月,连地下室、偏厦、棚屋都求之不得,外表这么堂皇漂亮的小楼居然无人问津,你不觉得奇怪吗?

说是呀!他终于告诉我一个秘密,这是有名的“鬼楼”,一直有闹鬼的传闻。原来,解放前,这座小楼是商会会长的私宅,他的小老婆后来吊死在小楼上,从此成了

居有雅所

张笑天

“凶宅”。

我听了,心里也犯忌,不知是我的无神论观念太牢固,还是找房子心切,一咬牙,还是决定把这鬼楼当了新房。我虽不怕鬼,却怕我妻子知道真相,我敢断定,她死也不肯搬进闹鬼的房子住的。我自己也有三分胆虚,在正式入住前,我决定自己先仗着胆试住两夜,探个究竟。我几乎整夜不敢合眼,竖耳谛听,确实不断地听到了异响,但我经过察看,给出了科学的解释,纯属木料热胀冷缩发出的声音。

于是对妻子“真事隐去”,搬进了“五凤楼”。我的新房很浪漫,我在正面墙上题了鲁迅的两句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街上过往行人透过大玻璃窗,仰头可见这幅字,一时传为佳话。说敦化一中来了个不怕鬼的教员,居然敢住凶宅,还挺浪漫。

即使这样的浪漫也是好景不长,秋风日紧的日子,天冷了,我不得不从鬼楼“撤退”,又去住单身宿舍。

那年隆冬时节,妻子临产,因为没房子,我不得不把她送上火车,让她挺着大肚子,孤单一人回千里之外的母亲家去生孩子,须知那是到医疗条件极差的乡下呀,我目送火车驶出车站,不禁心酸流泪。事后她问我,我万一我难产生意外,你不在跟前,你不后悔吗?我什么时候想起她这话,心里都后悔,悔不该轻率决定,而且不好意思告假送她回去,我的心在暗自忧伤,这是居无

屋之痛。

这以后,我租住过人家的一铺北炕,连炕算上,也不会多于10平方米,中间纸糊的间壁墙,夸张一点说,人喘气纸墙都直呼扇,夜晚房东的鼾声如在耳旁……那样的居室,我竟然熬过了好几年。

70年代初我已住进敦化一中一栋面积为20平方米的砖房,我必须去居民区的公用自来水井前去挑水,夏天还好,冬季枯水,排长龙可达一公里,白天教书,没时间排队,就在后半夜起床,从暖被窝里钻出来,到冻成冰山的自来水站连挑几担水,直到把水缸挑满,住往天已亮了。

当时房子无采暖设备,孩子冻得哭,我和隔壁的王老师便忽发奇想,到废品收购站废铜烂铁堆里去拣拾能用的铁管、管箍、阀门和暖气片,买回来,自己动手焊土锅炉,安装土暖气,我居然无师自通,安装成功,一家人享受到有暖气带来的温暖和愉悦。

我粗算了一下,从1964年我成婚住“五凤楼”算起,迄今为止,一共搬过11次家,从住长影大教室、筒子屋,在走廊烧煤油炉,到两室、三室一厅,到1984年住进百米“高知楼”,一直到现在的有花园的三四百米的雅居,可以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我自己演绎的居有屋的故事,绝对是我同龄人的缩影,是共和国托举着全民奔向小康的缩影。

记得80年代初出访时,吃的、穿的我并不在意,我喜欢看人家的房子,艳羨之情

油然而生,我觉得是仰视云端,与外国同行们交谈,羞于提及住室,我甚至觉得,此生也无法企及了。最尴尬的是外国友人来访,又往往要求在家里接待,要求有“家庭氛围”,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故意要我们难堪!

曾几何时,我敢主动邀老外朋友来家中做客了,我敢说,我的居宅不比他们逊色,甚至更胜一筹。当今中国任何一座城市,也都是广厦林立,中国人正在营建自己的安乐窝。我特别愿意看国际友人眼里的惊讶、羡慕,还有冲口而出的赞叹!

一位日本作家朋友看了我宽大的、采光极好的书房,一连说了好几个“没想到”,他是个中国通,多次来过中国,对中国作家的家居了如指掌。这一次,他惊诧之余由衷地说:自愧不如,自愧不如。

每当母亲忌日,妻子总不忘烧几张纸,我对丰都银行的“阴大洋”向无兴趣,我唯独不忘在黄纸上画一栋大房子,还有粮票。这是妈妈生前没有实现的渴求,与其说是对死去亲人的慰藉,倒不如说是自我安慰。如今没有遗憾了,我不但是居有屋,且是居有雅所!我总是不能自己地念叨:妈妈活到今天不知会怎样高兴啊!

居有屋,是人的基本需求。人的“居有屋”,又不同于动物的有巢、有穴,动物是出于生存本能,为避害、繁衍后代的需要,与人的营造居所是有本质区别的,从原始的避害、避猛兽侵害升华到人文层面,我们的居宅已提升到文化行为,审美需求,注重精神愉悦和享受,它是与现代文明同步的。

敲打完最后一个字符,我听着流淌在空间优美的音乐,推窗俯视满园竞放的花卉,一股芳香的空气淡然扑面而来,居有屋、出有车、食有鱼,这曾是封建社会豪门食客们的追求,现在早已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岂止是居有屋而已?

天下“小南海”

陈世旭

公元936年5月,《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任饶州知州,任上一年多,作为政治家,其远处江湖,与生民共患难;作为文学家,其寄情山水,多有吟咏。立于治下酃里岛之巔,面对鄱阳湖万顷碧波,浩叹并挥毫题下“小南海”。岛上建于唐代的黄溪庙因之改名为“小南海寺”。

“小南海”是一代文化巨擘对鄱阳湖的概括,是他留给鄱阳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范仲淹后来写《岳阳楼记》,其中涌动的未必没有这里的烟波。

鄱阳湖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上吞五水而下纳长江,大气磅礴以波动日月。在这里操练的兵甲曾令天下鼎立三分;在这里厮杀的豪强曾立大明江山于一统;在这里汹涌的鲜血、浮沉的尸骨和萦绕不去的湘军和太平军的悲歌曾使历史瞠目结舌;在这里驻足和歌吟过的有李白、范仲淹、苏东坡这样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文章家。这里是云的故乡,水的故乡,生命的故乡,神话、英雄和诗歌的故乡。

鄱阳建县2000多年间,曾因水运的兴旺而繁荣昌盛,又因近代立体交通的普及而日渐缘化。但恰因此,生态而今成为鄱阳的最大优势:湖泊数量和面积位列全国前茅,是中国湖泊最多最密集的地方;湖生态堪称全球之冠,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湿地。其中珠湖水面积近8万亩,除湖汉人家,大量湖岛无人居住,毫无工业污染,水质可直接饮用,天然野生的鱼虾极为肥美。

鄱阳湖的珠湖分南湖、西湖和东湖。湖上四十八大汉,七十二小汉,汉汉有人家。到夜晚,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村落里,纷纷亮起灯火,跟满天的星斗互相照应,让你明明白白地入了梦境,分不清是星斗落在了湖里,还是灯火点在了天上。

湖上诸岛,家家开门临水,村民淳朴,古风犹存。近年更因新农村建设而面貌一新。作为曾经的通埠大邑,人烟辐辏,楚骚遗风,扬其善声,给戏曲发展创造了条件。其地方戏,史上曾班社林立,名伶辈出,观者如堵,如醉如痴。至今浮于荡荡碧水藏于森森古樟中的渔村,依旧时有若雨若烟、似有或无的弦索之响,丝丝

赤子心中的黄河

朱巍

一位年逾九旬的豫籍台商,参加黄帝拜祖大典时,面对黄河长跪不起——

呵,黄河,我故乡的河!你是一条光灿灿的金链,几十年闪烁在我遥远的梦里;你是一根金黄色的琴弦,一直弹拨着我心头绵绵的思绪。今天,远归的游子扑进母亲怀抱,你捧出一河水淋漓的问候和情意……

追忆像河边飘扬的苇絮,载着我的梦向远方飞去:河里,祖父曾捕过鱼;岸边,祖母曾浣过衣,纸船载着我的童心在河里漂荡,河水染黄我多少少年的故事。在战火纷飞中我告别你,屈指已是60度春秋

实。虽然是海峡风霜将我鬓发染白,你的浪花却时刻在我心中荡激……

如今,深冬离去的燕子,终于飞回了开春的故事里。童年玩耍的盐碱地因何机声轰鸣?哦,那是一座座高科技企业鳞次栉比;少年捉迷藏的万坟岗何以绿涛翻滚?哦,那是一方方高产试验田报告着奇迹;交通在你身上延伸着钢铁动脉,电站在你旁边喷吐着闪光诗句。声声渔歌里,又听到父亲的朗朗笑声了;张张笑脸上,又看见了母亲的神采奕奕。处处都充满着纯朴的美啊,这波涛,这桅帆,这鸟鸣,这俚语……让我用河水润嗓唱支思乡曲吧,多情的涛声,快把琴弦拔起!

呵,黄河,我故乡的河!我寻访你,急急来又匆匆去。临走带上一壶黄河水呵,让它注给我无限的青春活力。海峡那边永不忘哟,我是黄河的水一滴!

大地

缕缕的水韵芳馨,令人疑在一个遥远旧梦。

内湖的酃里岛被树和草所掩埋,即便在“大跃进”期间,湖里湖外无数的山剃了光头,酃背始终是一团锦绣。这里的一切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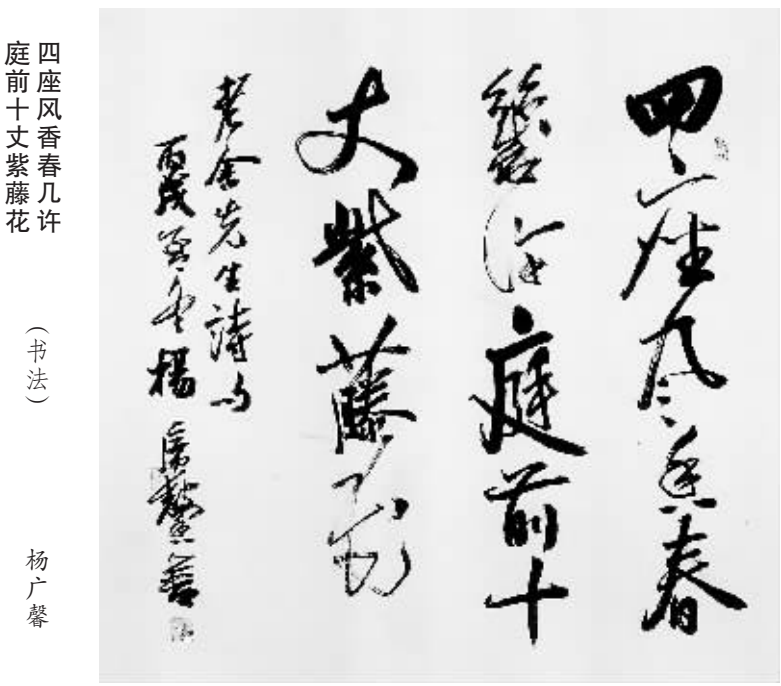
灵皆被视为神物。生灵有知,也把这里当作了天国。夏候鸟白鹭是这一方水面的王者。白鹭飞时,两脚向后伸直,远远超过尾巴,两扇宽大的翅膀缓缓鼓动,从容不迫,气度非凡。郭沫若说白鹭是韵在骨子里的诗。是朴素和高洁的形象化。丽日之下有白鹭翻飞,蓝天便有了心跳的动静;细雨来时水田里站了一只两只白鹭,水田便成了一幅玻璃的画框;山岩上有白鹭群立,山岩便登时有了蓬勃的生气;夕阳里有成行白鹭低飞,更是乡间日子的一种恩惠。而内湖白沙洲的冬候鸟白鹤则更其壮观。一个又一个从云端站出的鹤群,长羽临风,翩跹而来;长喙含云,吟哦而来;长跬踏浪,高蹈而来。漫天是惊心动魄的鹤舞和鹤鸣。辽阔明亮的湖面,跃动着千姿百态的鹤影,仙子一样的尊贵,处女一样的纯洁,士大夫一样的优雅。

曾闻鄱阳湖有渔民抱回一羽受伤白鹤,饲养好后那鹤竟不肯离去。渔民高寿故世,那鹤日夜哀鸣,直至绝食而亡。以小南海生态保护的现状观之,信然。

雾气在被云霞照得斑斓的湖面悠长悠长地漂浮。远山是一抹淡淡的烟痕。风吹着唢哨,在苇丛上掀起涟漪。隔年的枯草里,素净的白蒿,翠绿的莞芰菜、肥硕的铁扫帚,柔韧的马鞭草和纤细的碎米花一堆堆地汹涌绽放。生命萌动的气息四处弥漫。湖滩上的鹭或鹤,对人视若不见,或埋头在水里寻食,或专心啄羽毛,或昂首阔步高视徜徉。壮硕的水牛卧在草丛,与那些轻盈的鸟默契着,憨憨地眨着滚圆的眼睛。

哦——啁啁啁啁啁啁——湖心有船起了呼号。船夫怡然,橹似摇非摇,手指指点点:近处是虎山,远处是蛇岭;这里是飞燕投水,那里是老龟出洞;前面山上树丛里有座庙,“真命天子”朱元璋就在那里钻过供桌;对面山头有望夫石,“真命娘娘”陈友谅的夫人就是在那里以死殉夫……

小南海远离尘嚣,澄澈透明,在一个环境日渐使人忧虑的世界,或许是最后最大的一湖清水,最后一方处女地,最后的水上香格里拉。



盛世中国

李发模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党,是共产党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姓,是老百姓
中国有一座最大的城,是众志成城
中国有一颗最大的心,是万众齐心

万众齐心是最高的城
众志成城是最大的真
泰山昆仑立地顶天是咱共产党
长江黄河奔流不息是咱老百姓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爱,是仁爱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人,是天人
中国拧一股最大的劲,是团结奋进

中国忙一个最大愿景
是和谐太平

和谐太平是最大的爱
天人合一是最大的仁
大美大德龙飞凤舞是咱华夏美
大仁大道与时俱进是咱神州魂

就像那鱼儿恋江海
是共产党与咱老百姓
就像那蜂蝶唱阳春
是咱盛世这大中国
十三亿笑脸满乾坤

黑土地

林柏松

神奇的黑土地
是太阳为它起的名字
一列船队载着大海
从远古驶来
搁浅在远离赤道的北方
海底岩石野草般长高
长成一片上升的大陆

从此,它和大海同属一个根
黑色血块挤压得
肌腱突兀 胸脯隆起
成为美丽的诱惑
准确地说 这不仅因为美
更主要的是一种雄伟和气势

河南、河北、四川、山东
大量移民蜂拥而至
陌生与陌生的背后
隐藏着一种渴望生存的默契
婚礼说不上甜蜜但很有趣
在黑土地上徐徐展开

人们嚼着大豆玉米高粱繁衍后代

习惯大大咧咧和黑土地交谈
这里没有坟墓
人和黑土地一样健壮、长寿
横是黑土竖是黑土卧也是黑土
血液如旗
经年累月在黑土地上畅想

北方人不大会哼唱柔美的谣曲
生活也就不大合辙押韵
尽管黑土地少了些
浪漫色彩和温馨的抚摸
但植下阳光植下岁月
收获的全是醇厚的人性

在撒满牛粪的黑土地上
人们的智慧灌木从殷茂盛
泛溢成黑色风流
穿过世代耕耘的天幕
希望不断敲进太阳的耳鼓
北方人不愿以魂预言
只爱粗粗地喊上一嗓子
黑土地的梦
永远颗粒饱满

中国人是很实际的,城乡老百姓见面时的问候语,大都是“吃了吗?”“吃啦!”吃饭是人生第一大事。
作家余华有一部小说叫《活着》,其中的意义在我看来,就是无论你是草民百姓抑或是王侯将相,首先是活着,活着是最低的意义,也是最高的意义。以这一视角审视中国人的生存,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人全部的努力与奋斗争取的就是“活着”的理由与权力,而这—终极目标最先就落实在—日三餐,落实在吃饭上。

50年前的中国社会中,到处弥漫着继续革命的气息,在一些伟大的理想之外,一个实际上被普遍认同的价值判断就是,革命水平高低、生活水平如何,主要看你吃得怎么样,伙食怎么样。青年人参军入伍了,无业者招工进厂了,乡下的姑娘嫁到城里去了,普通工作者提拔为革命干部了,最通俗的描述就是这个人从此有了饭碗,从此能“吃香的,喝辣的”了。

所以,中国人把“工作”叫做“饭碗”。这是最大的实际。

往前延伸的历史同样表明,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里,人们活着的意义朴素而原始,就是吃饭,这几乎是本能性的。所以恩格斯就很清醒地将这定位于:人类首先是有吃穿住行,而后才是文学的、艺术的、宗教的追求。我小时候对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理解就是,有红烧肉吃和小说看。虽然我的共产主义标准涉及到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但第一层面还是物质的,吃红烧肉。

很多时候,人们喜欢用一些美丽而虚幻的口号和旗帜来装饰贫穷而平庸的生活,然而那些梦中的吃语和悬空的妄想并没有改变人们为了混口饭吃的生活事实。经济学中有一个“恩格尔系数”,指的是食物消费在人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过去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在全世界一直是很高的,即每个人的收入基本上都是用于吃饭了。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工资是每月53元,吃食堂要花去30块钱,也就是说一大半是用于吃饭了。如果来同学和朋友,下一两次小馆子,这个月就吃

光了,甚至要借钱。

长期以来,我一直对中国的餐饮文化大惑不解,为什么会有八大菜系,有满汉全席,有烹炒蒸炖,有油盐酱醋,而欧洲人却吃得那么简单,牛排奶酪,啤酒汉堡,寡淡无味。大部分从欧美回来后的人都很自豪地说,虽然我们钱没有欧美多。后来我们才知道,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对吃饭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对“大吃大喝”的拒绝与反感是从最近这一二十年开始的,这是工业化进程迅速加快与恩格尔系数迅速下降后的观念变革与心理转型。收入增加后,我们才知道在吃之外,还有文化、艺术、宗教,在喝酒吃肉之外,还有喝茶、飙歌、玩车、上网、度假、旅游这样些更让人激动的生活内容。

周末或假期,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去哪里玩,而不是谈论买什么好吃的。过年的意义也在被修改,鲁迅小说中鲁四老爷家里杀猪宰鸭忙吃喝的场面也不再是如今过年的主题了。在高压、糖尿病、脂肪肝已成成群结队地走向医院的时候,在过量酒肉后的肥胖和脂肪肝日益歪曲丑化男女们形象的今天,人们活着不再是为了吃什么,而是时刻警惕地提醒自己不吃什么,那些从前剥削阶级享用的鱼虾蟹鳖、山珍海味满菜场都是,也成了普通百姓餐桌上平常食物。吃的期待就这样被

终结了,随之而来的是形形色色的减肥药反复清洗着我们的胃口,瓦解着我们

我们对食物的崇拜。
吃的变革是新生生活方式的变革,胃口的改变是生活立场的改变,同时改变的还有我们对生命对活着的重新理解与认识。一种在科学与健康前提下的生活选择使当下人们的生活更接近于诗性的真实和艺术的态度。

换一个角度就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就是从胃口的被修改开始的。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水平大有改善,而吃饭这件大事的变化,尤其明显。



父亲今年90岁了。时光如同捧在手中的沙砾,于不知不觉中流逝。回想为父亲过60岁生日的情景,恍如昨日。

父亲生日前夕,我出差到长沙沙坝,下榻在湖南宾馆。闲谈中,得知宾馆接线员能买到紧俏并便宜的贵州茅台,不禁喜出望外。那时茅台于父亲的心中,犹如教徒心中的圣地,只可遥拜而难以企及。

我们兄妹五人天各一方,平时很少有机会凑到一起。想到父亲操劳一生,凭微薄的薪水将我们养大,像雏鹰一样一个个放飞,一头青丝已化做斑斑白发,就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父亲六十大寿时好好庆祝一番,以答谢他的养育之恩。那一天如有茅台助兴,岂不令人快哉?

我当时一月薪水三十几元。咬咬牙用了大约是1/4的年工资买了一瓶茅台。我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对家人只字未提,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

返京途中,我怕火车的晃动磕碎了茅台,就一直把它放在身边。夜幕降临了,我藏在心里的那个秘密在夜色的浸泡中也慢慢地发酵,香气四溢,醇厚醉人——父亲见了茅台,一脸惊诧。他小心翼翼地拿过瓶子慢慢倒出半盅,又伸出舌头去舔瓶口的残酒;妈妈那样装恼怒地打了父亲一巴掌;看你那傻样儿,像八辈子没喝过一样!父亲没留神,茅台竟失手掉在地上。我见状忙俯身去拾,脑袋因火车晃动一下磕在了椅子角上。一阵疼痛,睁开眼一看,原是一梦。正要重新睡去,竟真地嗅到了一股醇厚绵长的酒香。定睛一看,乖乖,对面一个30多岁的红脸汉子正把我的茅台往一个空塑料瓶子里倒。见我醒来,他一脸尴尬。

你,你……你怎么倒我的茅台?由于激动,我一时语塞。我实在没有想到,这貌似忠厚的汉子竟趁我熟睡时偷我的酒,怪不得晚上上车后我拿出茅台看时,他的两只眼睛里全是“贪婪”?

见我要报警,那汉子眼里涌出泪水。待他道出原委,我的心软了:原来他是一名工人,到京去看护身患绝症住院的父亲。他的父亲也好喝两口,在医院照看老人的兄长来信中说,父亲离别人世前的一个愿望就是能尝尝茅台。可那时候,茅台不但紧俏而且价格不菲,他正因无法满足父亲的愿望而心存愧疚,

不想我却带着一瓶茅台坐到了他的对面。语言可以粉饰真相,目光却把一切袒露无遗。和他对视的时候,我读到了他眼睛里的真诚……

父亲60岁生日没有茅台。七十和八十大寿,大家各自为事业和生计奔忙没有凑齐。今年,哥哥和姐姐已然退休,远在国外的子侄们也都赶回了国。父亲九十大寿,自然要过得隆重而热闹。

生日宴会定在了一家高档酒楼。十几年前,父亲就已经从三间破旧的平房搬到了儿女们为他买的一套宽大的公寓,又请了厨艺不错的保姆,按说在家操办也没有问题。可是大家口味越来越刁钻,吵吵着要吃新派粤菜。好在孙子外孙都有轿车,来去倒也方便。

那是一桌丰盛的菜肴。龙虾、象拔蚌、鱼翅捞饭替代了父亲60岁生日餐桌上的凉拌土豆丝、猪肉炖粉条和红烧带鱼。我拿出了一瓶15年的茅台陈酿,这是那个红脸汉子专程托人送来的。他现在已是湖南一家房地

产业的老总,但是他说,一生中喝过的美味的佳酿,还是30年前的那瓶茅台。作为朋友,我们有幸走过30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共和国的富足与强盛。

没想到,这瓶茅台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骚动,连父亲也只是拿过来看了看就放到了桌上——近些年他已经喝遍了儿孙们孝敬的各种名酒。还是姐姐记忆力好,她一边开启瓶盖为父亲斟酒,一边说:三弟言而有信,爸爸60岁生日时的承诺今天兑现了。

父亲听了,已有些浑浊的双眸倏地一闪,记忆的隧道随即被这目光照亮。他端起酒盅,一扬脖,酒盅见底。然后望一眼拿着麦克要PK卡拉OK的孙子、孙女们,扬头发出一声由衷的感叹——这几十年啊,身边的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